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  
第九回 生疑心怒綁總督 馬棚里計救忠良

私訪土豪辨真情，身入虎穴如困籠。 若非忠勇人解救，只恐送了命殘生。

話表成姐聞言，上樓向梁小姐說：「陳大爺在樓下等候。」

梁小姐吩咐：「請他快上樓來。」成姐下得樓來，說：「令你上樓。」石林尋思，宋雷在前廳議事，一時未必回後宅，遂即上樓。小姐問：「這顆印是你的否？」石林說：「不是我的，是郭大人的。他特為小姐而來私訪。」梁小姐問：「莫非是郭秀郭大人嗎？」石林回答：「正是。」小姐問：「郭大人現在何處？」石林說：「現在前廳陪伴宋雷。」小姐說：「此印不能交付與你，你休怪我。俗云：『人心隔肚皮，做事兩不知。』郭大人若將我救出去，我當面交付與他。我若當時交印，再若失落就難以尋覓。陳老爺請上，受奴一拜，只求你將總督大人送出宋賊府門。」石林說：「請起，請放寬心，大約明日後日兩路人馬必到，擒獲宋雷。你也出離此地。我要往前廳去了，若老賊回後宅時，我好送大人出去。」言罷，往前廳而去。

這前廳內，從外面進來一名家丁，跪報，口稱：「主公，目下桂林府的布、按二司、撫台周鴻皆來溪山縣，接兩廣總督大人。」宋雷問：「這兩廣總督進溪山縣怎麼無有音信？」家丁回道：「聞聽外人傳言，郭總督扮作算命先生進了溪山城了。」

宋雷聞言一怔，目不轉睛看郭公，冷笑一聲：「你原是郭秀，膽子不小，假扮作算命先生，竟敢進我府來私訪！我府中事情你也知曉十有八九成，你怎樣奈何我？你是飛蛾投火自來送死，欲要逃出我府，比登天還難。」吩咐武士與我綁了，眾家將提繩索往前，一齊擁來拿人。郭公說：「眾位且慢，我說明理由死而無怨。」口呼：「主公疑我是兩廣總督私訪，主公多疑了！」

若多疑，派人去查訪郭總督在何處？若無總督影像，再治術士之罪。」石林開言，口呼：「主公莫要生疑，中了仇人詭計。」

宋雷問：「怎見得？」石林說：「這必是享先生在外邊算卦如神，遇主公有仇人，見享先生進咱府來，他尋思著主公得了一位妙算先生，必然能成其大業，所以造出這一片謊言，令主公將先生疑作郭秀，把他害死。主公無了能算之人，大業難成，此計一害兩家。主公再思再想。」宋雷聞言，沉吟言道：「將軍之言似乎近理，他若果然是郭秀前來私訪，得便逃走，那時怎了？」

石林說：「他若是郭秀必有憑據，不是郭秀就無憑據。」

宋雷問：「有什麼憑據？」石林說：「若是郭秀前來私訪，總督印不能離身，搜他身上若有印，不用言他就是郭秀，再殺他也不屈；若搜不出總督印，他非是郭秀，主公若殺了他，豈不屈了好人，閉了賢路，就無人來投主公了。」宋雷說：「將軍言之有理。」遂吩咐眾家將搜來，眾家將把郭公包袱解開，見包袱內有算卦書百中經，並無印綬。石林說：「再在他身上搜。」眾家將又把郭公身上衣服上下搜遍，並無印綬。宋雷見未搜出印綬，正然懊悔。石林說：「幸虧未殺了他！他身無印綬，他非是郭秀，主公就該將他釋放才是。」宋雷聞言，一聲吩咐：「將享先生釋放。」宋雷說：「我是一時粗心，得罪了先生，望先生海涵。」郭公深打一躬，曰：「君教臣死，臣不死為不忠，有何海涵處。」不言郭公在宋宅隨機應變，不能逃出宋宅。

且言左劉升，自從在楊宅門首見了郭公，遵命入溪山縣，見了知縣張惠，釋放了楊士魁。又到桂林府見了撫院周鴻，言：「郭制軍進了溪山城，大約三日之內要坐察院。」周鴻聞報，急傳諭布、按二司皆赴溪山城來。

且言知縣張惠同左、右兩學並典史給楊貴家送了親去，見衙役跪稟：「眾家大人不久進了溪山城。」張知縣聞報，忙同典史、左右兩學前來迎接，參見已畢。撫院周鴻遂問知縣張惠：「貴縣，你知曉總督大人在於何處否？」張惠回答：「論來卑職聞總督大人之長隨劉升至卑衙，吩咐一件事，卑職適才辦完回來，聽劉長隨所言，總督大人進了溪山城，卑職不知下落。」

撫台同布、按二司直唬得面如土色，心中驚惶。皆因平日風聞宋雷所作惡跡，若被郭制台私訪明確，與他等干係匪輕，故而害怕。大小文武官只可俱進了公館，議論此事，這且不表。

且言宋雷的探事家人打聽了知縣張惠向撫院周鴻所言之事，忙忙跑回宋府報與宋雷得知。宋雷聞報，便向石林口呼：「陳鬆，你聽見否？這享先生明是郭秀無疑了，你可聽見家人報道，桂林府同城官員，俱來迎接郭秀，迎接不著。又言郭秀使人向張知縣說，令他放了楊士魁，知縣同左右兩學及典史將他親送回家。前日我差人去拿張知縣，他又將我止住，這個鬼皆是他做的。怪不得差人未去，他說算著，定然是他訪出來的。」石林聞言，口呼：「主公，他若是郭秀，必帶著那顆總督印。」宋雷說：「也許未帶來。不管他有印無印，先把他吊在馬棚，打他一千鞭，明日再發落。」遂吩咐眾家將把郭公捆吊馬棚。此時石林不能護庇，眾惡奴近前把郭公拉下，按倒在地捆紮，推的推，拉的拉，來至馬棚。惡奴用一根繩向樑上扔過去，拴在郭公手上，這邊往上托，那邊往上拉，把郭公吊起。郭公無奈，咬緊牙關，一橫心將二目一閉，一語不發，豁出性命。只聽宋雷一聲吩咐，眾家將給我打，眾惡奴哪敢怠慢，手執皮鞭，輪流惡狠狠一連就是數十鞭。

石林見此情形，不由心中怒火上衝，方要拔劍殺宋雷，又一轉思，暗叫自己名字。石林哪！你是匹夫之勇，你若一動手，大人的性命難保，連你也死無葬身之地。這裡宋雷有二十四名家將護庇，在旁邊地穴內還藏著十萬亡命徒之兵，就是你狼似狼，也難敵眾犬，好漢打不過人多，你自己喪命如蒿草，大人的性命有虧，且朝中兩個奸臣不能除滅，我之冤仇不能得報，聖上江山必然喪於二奸臣之手，將我的一片忠心就付之東流了。

石林正在為難之際，忽見使女從後宅來說：「太太請老爺後宅用飯。」原來宋雷之妻田氏係兵部田貴之妹。田氏極好吃醋，這宋雷因田貴是兵部尚書，未免懼他幾分，天一晚，就差使女出來請他，不好說請他睡覺，所以說是請他用飯。這石林一聞使女來請宋雷回後宅，心中暗喜，老賊回後宅方好。遂走近宋雷面前，口呼：「主公，且回後宅。縱然是郭秀，料也跑不了。」宋雷遂吩咐：「張從、張順，你二人在此看守，明日發落他。」言罷，隨著使女往後宅去了。

石林回至自己屋中，把平日宋雷所賞的酒抱了兩瓶，走進馬棚，口呼：「張伙計，咱主人賞我兩瓶酒，我同你弟兄喝酒坐夜，看守郭秀，也誤不了大事。」一行說著，一邊滿斟三杯酒，說：「請酒。」自己先飲了一杯。方遞與張從一杯，張從接杯叫道：「二弟，陳爺相敬，咱弟兄就領這情，又不是毒藥，喝罷。」石林聞言，心中一動，想起昔日隨白老爺征西，得了一包蒙汗藥，人若吃了，就昏迷不醒。石林從囊中取將出來，放在面前。張順問道：「陳爺那是何物？」石林說：「這是我飲酒時的五香酒藥。」遂撮些藥面放在自己酒杯內，說：「你弟兄也嚐嚐。」遂把藥面也撮些放在二人杯中，又把藥麵包紮，收入囊中，說：「請酒罷。」隨後又故意把自己酒杯碰倒說：「咳！」

我好慌！可惜一杯好酒碰灑了。」遂暗把酒杯擦淨，又另斟一杯酒。張從說：「何不再放些酒藥？」石林說：「剛包好又得費事，且是我常吃之物，勿庸費事。」張從、張順並不犯疑，三人一齊舉杯，一氣飲乾。每人又飲了兩三杯，張家弟兄二人被蒙汗藥蒙倒。

石林忙走近郭公，把郭公放將下來。郭公問：「印信可曾尋來否？」石林說：「印在梁小姐手內，她要當面交還。」郭公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候著救出梁小姐，她必獻印。咱怎能逃出這是非窩了？」石林說：「前門有多人把守，不能走。只可從東花園逃走，這東花園在老賊後宅東，必從梁小姐樓下經過。」

郭公說：「若從他後宅走，倘被他知覺，那時怎了？」石林說：「非從那逃走，別無出路。」郭公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只有聽天由命，從那走罷。」石林在前，郭公在後，逕奔東花園而來。過了兩層角門，石林低聲口呼：「大人，暫且停步，我想起一件事來。」郭公低聲問：「什麼事？」石林低聲說：「前面就是東花園，那個樓就是梁小姐之樓，從樓後就進花園，大人在此候我，我去把那十萬匪兵安住，縱然上面百十家將知覺，非是我的敵手。」郭公說：「既然如此，速去快來。」石林向地穴奔去，郭公隱在

牆根下不敢動。

且言梁小姐自與石林覲面說明，方知郭公在前廳，遂差小成姐去探聽郭公走了否？這一次小成姐來報小姐，說：「不好了！老賊把大人吊在馬棚毒打。」小姐聞言，放心不下，候到夜靜更深，遂差小成姐悄悄往馬棚去探望大人的吉凶。小成姐遵命下了東樓，走不甚遠，忽見牆根下站著一人，心中暗想：「別人不敢到此處，必然是陳大爺。我且去問問他大人的消息。」

走近前一看，正是郭大人，小成姐低聲問：「大人在此站立，所為何事？快隨我來。」郭公聞言，問：「你是何人？」成姐說：「大人之印是我拾到的。」郭公聞言，遂跟定使女往梁小姐樓上而來。才上了東樓，忽聽支更下夜的眾人喊叫：「馬棚內吊著的郭秀跑了。」那些家將聞喊，俱來至馬棚內一看，哪有郭秀！繩索卸在一旁，見張從、張順倒臥一邊，有兩酒瓶歪在一邊，心疑他二人吃醉了。便把二人推了推，喚了數聲，一聲也不哼，眾人說：「貪酒醉得如泥坯，咱們找陳爺去，叫他往後宅稟與主人知曉。」眾人即一齊去找石林。

這石林令郭公在牆根等候，自己來至地穴口，一聲喊道：「地穴內的頭目聽真，吾乃總理陳鬆，今有總督郭秀進溪山城私訪，主人吩咐下來，上邊無論有甚事情，不許地穴中人出頭，不見我陳鬆前來，不准出地穴。」穴內眾人齊聲說：「謹遵陳爺命令。」石林遂轉往後宅來，忽聽馬棚人中聲鼎沸，不由大吃一驚，暗說：「不好！眾人知覺，大人怎能逃出。」心中正在懊悔之際，忽見兩名家將跑來說：「不好了！馬棚內的郭秀跑了。」

石林假意驚慌，跟隨家將來。至馬棚，故意叫喚張從、張順，不見應聲，假意怒罵道：「兩個狗才，吃著主人的飯，穿著主人的衣，不小心與主人辦事，留你何用？」遂喇啦啦亮出劍來。

不知二人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